

儿童文学

淘·乐·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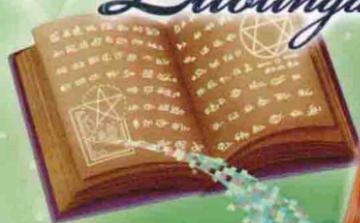
第二部 墨夷家族

# 梦铃的魔力

Luolingdemoli

上

陈柳环 著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儿童文学  
| 淘 · 乐 · 酷 |

第二部 墨夷家族

梦铃的魔力

*Luolingdemoli*

上

陈柳环 著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墨夷家族/陈柳环著. —北京: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0. 5 (2011. 5 重印)

(萝铃的魔力)

ISBN 978 - 7 - 5007 - 9709 - 8

I. ①墨… II. ①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50759 号

LUO LING DE MO LI  
DI ER BU  
MO YI JIA ZU  
(上、下)

---

 出版发行: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人: 李学谦  
执行出版人: 赵恒峰

---

总策划: 徐德霞  
责任编辑: 王 苏  
插图: 寄居蟹  
责任校对: 刘瑞莲

著 者: 陈柳环  
美术编辑: 高 煜  
责任印务: 杨顺利

---

社 址: 北京市东四十二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总编室: 010 - 64035735

传 真: 010 - 64012262

发行部: 010 - 84037667

http: //www. ccppg. com. cn

E - mail: zbs@ccppg. com. cn

---

印刷: 北京顾园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开本: 880 × 1230 1/32

插页: 4

印张: 12. 75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北京第 8 次印刷

字数: 328 千字

印数: 108 161 - 123 160 册

---

ISBN 978 - 7 - 5007 - 9709 - 8

全套定价: 30. 00 元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 请随时向印务部 (010 - 57350028) 退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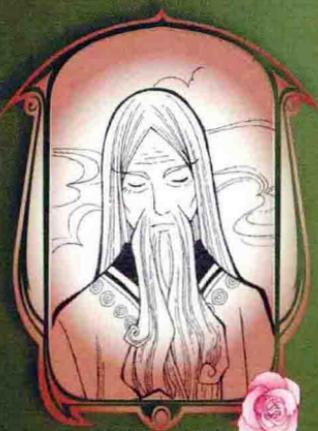
壹索

魔族族长的儿子



莫明

萧龙种族族长



Ma san

墨夷老人，墨夷家族第一代族长



大史穗

大史家族长老院院长的孙女

天拓——萧龙星球总统

丘子若——天拓的妻子

萝铃——天拓的女儿，巫术族预言的超魔力者

利夏——天拓的养子，魔力洲洲长

晓晓——萝铃的好友，萧龙学园中学园区学生

纪伦——天拓的养子，萧龙学园中学园区学生

大冬——萝铃的好友，萧龙学园中学园区学生

西野（火柴棍）——萝铃的好友，萧龙学园中学园区学生

林德——巫术族，年少时因被抽灵而变为小狗

千乘——沉睡了五千年的龙狗，萧非的坐骑

元懿——萧龙种族元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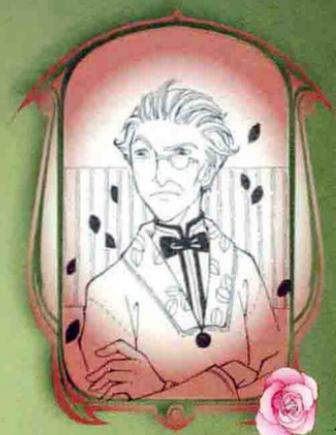
萧非——五千年前统一萧龙星球的女王

奥斯比·福斯特——墨夷家族仆人，马克斯的叔叔

龙盛——龙族长老

卡夫——萧龙学园大学园区魔法防御系一年级生  
 巴克——老管家  
 元英——前任太空部部长，卡夫的爷爷  
 舒酷——萧龙学园大学园区文学系二年级生  
 叶梅——萧龙学园大学园区魔法防御系二年级生  
 赤玉——萧龙学园大学园区美术系一年级生  
 洛里——萧龙学园大学园区种族系二年级生，学生会会长  
 布丽雅——萧龙中学园区学生，粉脸族

白如——萧龙中学园区学生，龙丘族  
 德米特——吸血鬼族长的儿子  
 美琪——吸血鬼族长的女儿  
 查莉——吸血鬼族长的女儿  
 西摩——巫木族族长的孙子  
 艾木丽——魔药族长老院院长的孙女  
 风清气——茉莉花岛海底隧道守卫员  
 贝娜——墨夷家族第四代族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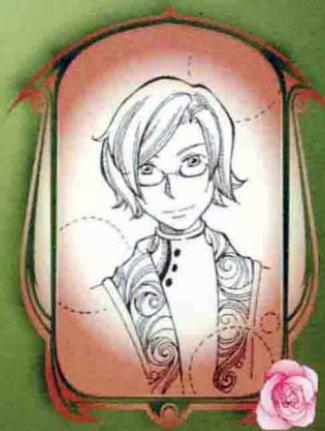
霍普曼

萧龙学园中学园区区长，语文老师，粉脸族人



月使

墨夷家族魔力神祭司



金格

萧龙学园魔法班学生，查索的堂弟



波利

吸血鬼族最资深的长老





## 故事梗概

### INTRODUCTION

从小生活在地球孤儿院的小姑娘萝铃原是萧龙星球的萧龙族人，因某种特殊原因一出生就被母亲送往地球。十三岁时她被接回了家乡——一个科技发达而又充满魔力的星球。

在新世界生活的萝铃遭遇了一件又一件神秘诡异的事件。所有的事件似乎都与萝铃的魔力息息相关，许多疑问在她心中涌现。好奇心驱使她开始寻找真相，并在家人和朋友的帮助下，将自己肩头象征魔力的茉莉花印记隐去，从而通过了长老院的清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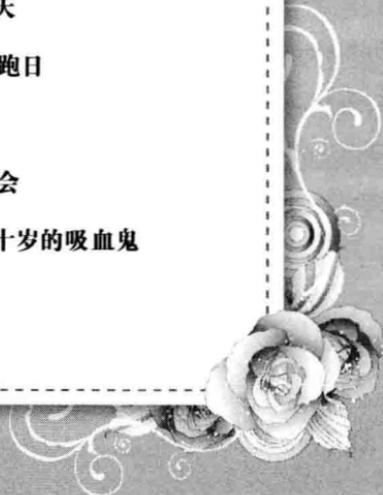
就在这时，莫明族长收到了一封用黑色信封装的信，信中的内容暗示着萧龙种族的秘密已不再是秘密，刻意隐藏的历史真相就要被揭开。萝铃偶然得知自己名字的原本含义是“信使”，在一次活动中，她听到了一个有关于“信使”的故事，她开始感觉“萝铃”这个名字暗藏着特殊的含义……

笼罩墨夷家族的面纱就要揭开了……



# 目 录

## CONTENTS

- 1 第一章 黑暗信使的来信
  - 14 第二章 萧龙学园的大学生
  - 42 第三章 信使的故事
  - 56 第四章 开展仪式和阿谀奉承的大人物
  - 71 第五章 种族融合教学制
  - 84 第六章 开学的第一天
  - 107 第七章 魔力班和长跑日
  - 137 第八章 魔力产品展
  - 162 第九章 吸血族的宴会
  - 191 第十章 一千二百三十岁的吸血鬼
- 



## 第一章

### 黑暗信使的来信

莫明沿着走道慢慢走来。他好像刚刚圆满完成了一项艰巨的工作，一脸的轻松惬意。那双明亮的眼睛令沿途和他打招呼的人禁不住多看上几眼，因为与雪白的头发形成了奇特的对照，黑眼睛里闪耀的光芒隐约透露着他隐藏着年轻人才有的青春力量。

他走进了族长办公室。

他正想将房门关上时，脸上愉快的表情瞬间变化了，表情里有某些不知该如何解读的含义。怀疑？惊恐？不解？或是激动？明亮而宽敞的办公室不应该存在什么异样之处。他在这里度过的无数个日日夜夜使他对它十分熟悉，犹如对自己的身体一样清晰，犹如对自己的内心一样透澈。

仅仅几秒钟他就稳定了情绪。他显露出自然从容的神情，十分熟练地将房门关上。

房间里唯一的一个窗户敞开着，没有窗帘，弥漫着纯净的气息和耀





眼的光芒。莫明想要的就是这种感觉，毫不掩饰的空间给他带来愉悦和温暖的情绪。在上午9点钟的时候，在晴朗的日子里，新鲜的空气洗涤着开放的空间，阳光总是把无数条长长的亮带子投射在每个角落。

莫明似乎在感受光亮、汲取空气，又似乎在搜寻着什么。

他前面的皮质长沙发和红木茶几一尘不染，在光的作用下亮闪闪；他左侧又高又宽的书柜被书籍占领了，没留下任何缝隙；他右侧的壁柜已经关闭，拒绝外人的探索，没有他的允许不可能开启。他的目光开始前视，脚步开始移动——朝着窗户。

窗户前的红木办公桌一目了然：一个插着三支笔的笔筒，两个文件夹，一个长方形的小相框，一个视频电话，还有躺在桌子中央的一个黝黑的信封。

这个黝黑的信封使整个房间显得有些神秘。

莫明拿起信封凝视着，纹丝不动地保持着这个姿势，持续了很长时间，大约有三分钟。他似乎已被它深深吸引住了。

突然传来了敲门声。

莫明抖动了一下拿着信封的右手。“谁？”他转身面朝房门。

“格木。族长！”

“进来吧。”莫明坐在办公桌后的扶手椅上，迅速地将信封放进文件夹里。

房门被打开了。格木走了进来。他穿着黑色的套装，手里拿着一叠报纸。

“把门关上。”莫明吩咐道。

莫明生硬的语气和严肃的表情令格木迟疑了几秒钟。他将房门关上了。

“早上好，族长！这是今天的早报。”格木将报纸轻放在办公桌上。

莫明轻轻敲打了一下报纸。“格木，今天早上有人进来过吗？”他用

漫不经心的口气问道。

格木毫无准备地迟疑了一下。“嗯……您是指……”

“我的办公室。”

格木摇了摇头。“没有。”他回答，表情和眼神显示出他意识到似乎发生了非常不妥、令人担忧的情况，“我今天八点钟就到了，一直在我的位子上，没有看见任何人进来。”

“去监控室查一下昨天和今天的录像，看有没有人进来过或是有什么异常。应该不会看见有人进来……”最后一句话莫明的声音极低，似乎是在自言自语。

“族长，出什么事了吗？”格木低沉而谨慎地问道。

“你先去查。”莫明低垂着眼睛，拿起了一份报纸。

“好的。”格木边回答边用探究的目光看了看莫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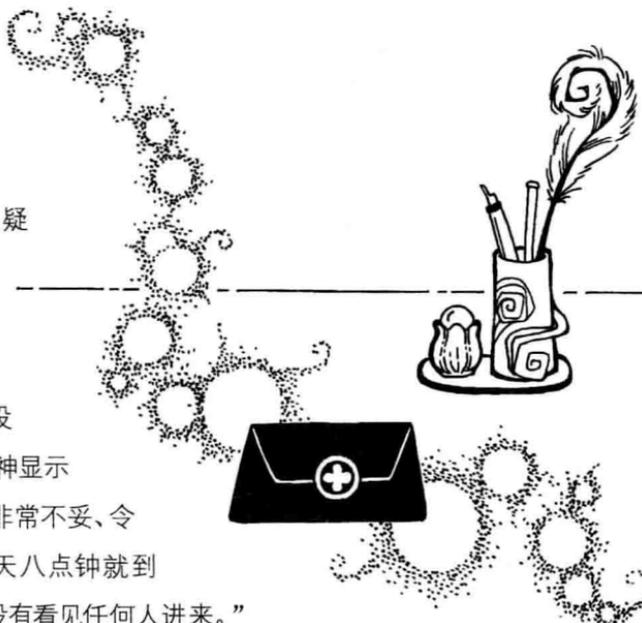
“不要让人觉得奇怪，”莫明紧接着吩咐道，“我的意思是只是一次例行检查。”

“我明白。”格木回答，接着走出了房间。

与此同时，莫明望着紧闭的房门沉思着。几秒钟后，他将手中的报纸放下，从文件夹里拿出了信封，毫不犹豫地从未封口的信封里取出了对折的纸张。那是几张白色的纸，纸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黑色墨迹，是打印机印出来的工工整整的文字。它们像蛛丝一样缠住他的身躯，像魔法迷幻术一样俘虏了他的目光。他全神贯注地开始阅读：

**这是灾难也是希望，当打开黑暗世界的门！**

我是黑暗信使，我很荣幸将来自黑暗世界的讯息传达给您。



您喜欢历史吗？位高权重的人应该都喜欢历史。因为他们渴望创造历史，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不朽的历史，渴望受人敬仰的光环，渴望成为浩瀚历史中最瞩目的明星。没人能拒绝历史。它生成、集合、融入生活中；它就是生活，其活动神秘莫测，从来就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一团纷乱，犹如一把梭子飞快地在时间、空间中来回穿行，可以编织出大量似是而非的现场情景。您喜欢想象吗？任何人都喜欢想象。想象一下天空中有一双锐利而公正的眼睛注视着大地；想象一下五千多年前黑土地被尸身覆盖，绿草地被野火吞噬；想象一下一代女王萧非在肃穆庄严的高处沐浴着响彻天地的欢呼声；想象一下战斗英雄龙丘怀揣着怎样的心情走出龙城，渡过利兹河自立门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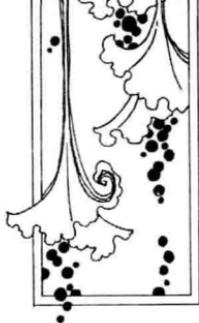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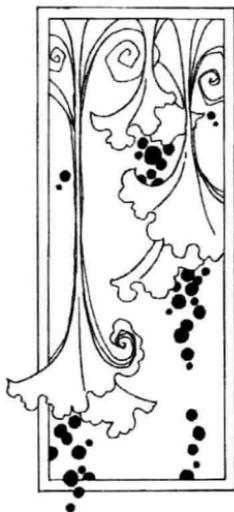
在历史里，准确地说是生活中，当我们试着去洞察另一心灵的奥秘时，往往把那心灵想象成一个装有实物的盒子，里面的内容条理分明，一目了然；然而，这个盒子毕竟是想象出来的，它一定会隐藏着许多暗格，和我们的心灵一样矛盾重重、纠缠不清、隐鳞藏彩。当一个又一个暗格在我们眼前敞开时，我们将震惊不已。可笑的是，我们原本应该司空见惯，因为我们从未真正阐明过自己的心灵，一味地钻进一个虚拟的世界里。

现在让我们从虚拟的世界里走出来吧。又一个暗格打开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历史沉淀了下来，心灵蒙上了重重浓雾，现在是时候让它重见天日了！

6月13日，傍晚。

宽阔的天空正被深灰色的云层慢慢吞噬，就像天神在横拉一幅幕布，但依旧明亮，正是霞光显现力量的时刻，她放射出火红的光芒，照耀人们归家的路途。这样活跃的霞光只有在夏天才能出现。

夏天，充满热情，使万物显现出惊人的力量，令人又爱又恨，可以





引发出某种莫名的焦虑，可以形象地展现肮脏和喧闹，充满了浓郁猛烈的气味，可以让世界不停地转动，也可以让世界窒息。在这样怪异的季节里，往往内心是复杂、捉摸不透的，往往会表现出非常的情绪。

我笔直地站在刚建成一个月的颂功城的四季园里。我身穿崭新的太空部的“蓝服”，那天蓝色的色调令人如沐空旷而神秘的天空；我的左胸绣着金黄色的破云腾飞的巨龙，似乎预示着萧龙共和国将翱翔宇宙；我右胸膛的军功勋章和晚霞汇合，闪耀着骄傲的金黄色光亮。金黄色已不仅仅是龙族的象征，也成为了整个萧龙星球军权的象征，成为了萧族和龙族一统天下的象征。而这仅仅用了二十年的时间，而这淹没了数也数不清的无辜灵魂。

随着夜的身躯渐渐临近，太阳失去了炙人的威力，但空气中仍弥漫着残留的热情气息。花草树木虽静默不动，但显得精神饱满，而人类因此时的空气和情景显然处于一种轻微的兴奋状态。这是同一种人，眼神都闪耀着狂热和渴望，都是准备大展身手的英勇战士。也是两种人：非魔力种族虽极力显出神气泰然的面孔，但军帽下汗珠晶莹，军服里汗流浹背；魔力种族与生俱来的天赋让他们由内心最深处溢出翩翩气度，似乎他们并没有将汗腺列入身体构造中。我当然是身心不合一的那种人，闷热的空气让我的身躯已微微颤抖，肌肉不自在地紧绷、松弛；而我的内心很不安宁，不仅仅是因为我要维持军人的姿态，还有一个原因是我无法融入当下的气氛，焦虑仿佛一条黑溜溜的毒蛇，一直在啃啮我的心。我害怕成为背信弃义、玩弄阴谋和冷酷无情的那一类人。即使我不会让自己成为这类丑陋的人，但如果我无动于衷、装聋作哑，必然会成为推波助澜的帮凶。这又距离丑陋有多远呢！

太空部部长在主席台上正滔滔不绝地大谈新共和国最伟大的新计划——太空漫游。很遗憾我无法用心体会他精心撰写的演讲稿，只有几个词从我耳边飘过：“总统……杰出……英雄……勇敢……太

空……翱翔……”我的注意力分成三股力量去抑制焦虑、对抗闷热和观察主席台上的权威。

萧菲是如神一般既神圣又神秘的人物。她是个迷人的女人，被天赋予美貌和智慧，但她最非凡的魅力却是夺人心魄的语言。在恐惧的、绝望的、痛苦的岁月里，人们往往需要一个声音用振奋的语言指引前进的方向，通往希望之路，再加上美丽的包装，则会被奉为天使之音。无论这条路是否会淹没自我、践踏良心，只要终点栽满希望的果实，就会勇往直前。殊不知，恶魔也有蒙蔽世人的外表和语言。当我们失去了自我，失去了良心，到达终点得到任何东西都没有意义了，更何况我们负罪累累，已经不配得到任何果实。

龙瑀是个正直、传统和温文尔雅的人。他的体型匀称修长，面孔透着十足的英气，最迷人的是他的眼睛，柔和明亮，使人如沐春风。他是龙族的龙头，外界所有的信息都由他过滤后传递给我们，当然也由他判断是与非、进与退、取与舍。一个正直的人会得到人们的信赖，再加上传统的习性和温和的脾气，分值会累加到百分之百。但令人遗憾的是，正直的心灵不一定配备智慧的头脑，或者说没有害人之心，也就无防人之术。一个正视着前方的人，不会回头，不会仰头，不会左顾右盼。谁会去责怪一个心灵清澈如河水的人呢！

龙盛长老应该有一百二十多岁了，看上去相当病弱，健康可虞。他的相貌平平，是个在街上随处可见的那种人，但是任何人都无法忽视他蕴涵着的某种威力，严厉的目光就像从兽穴深处射出的光芒。他似乎有什么特别的心事，陷入了沉思之中，使眉头紧蹙。又是什么隐秘的思想使他和我们一样未能从激昂的演讲中得到一丁点儿的振奋呢？我马上浮想联翩，突然从心灵深处迸发出一个念头——为了回答而回答自己：那一定是和我一样的焦虑……瞬间，我的内心狂跳不已。这奇怪的念头让我如同经受过台风的侵袭，冲刷的痕迹永不抹灭。



如果说前一刻我在激动不已，那么下一刻我的内心猛然凝结——焦虑的源头像是一阵风吹凝固了深化中的松脂般在我心中扎根了。龙盛长老身旁的魔药族的木兹族长不像是在经受闷热的侵袭，更像是在跟一个恶魔搏斗：他局促不安的身躯表明内心在扭动着、喘息着、呻吟着，由于思想的过度纠结使他的嘴角时常浮现出一丝苦笑。

闷热和焦虑引发出的想象令我快要崩溃了！如果得不到肯定的解答，也就永远得不到否定的解答。我到底想得到什么样的解答？我可以相信什么样的解答？我眼前的世界真的是由谎言堆砌起来的吗？

6月14日，晚上。

那是一场恶梦！

夜幕下我急促行走，那纠缠不清的小街、岔道和胡同一一显露，它们就好像被猫、狗等拥有尖利爪子的动物挠得一塌糊涂的一堆线，使我心烦意乱。终于这堆线的尽头出现了——一个破旧丑陋的房子。

借着微弱的月光，可以看出已经被油漆嫌弃的木门布满了透亮的窟窿，被虫攻击破了相或是被粗暴地人为戳破了。我把它想象成一个怪物的头，丑陋扭曲的面孔，十分怪异地长了许多只眼睛，乖戾地注视着视野里的一切。被黑暗覆盖的房子让这些眼睛十分诡异。

我敲了几下木门，然后等待回应。

过了很久，木门咯吱咯吱怪叫着打开了，露出一个厚厚墩墩的形体。那是一个人，正确的说是个半兽人。他黑白相间的头发朝四面八方倒竖，眉毛和头发一样坚硬又浓密，铜铃般的眼睛恶狠狠地瞪着，脸上的肌肉也是凶狠的状态，它们不安分地凸显成肉团、横条、竖条……奇形怪状。这是令人厌恶、可怖的一张脸。那是半兽人族的族长——布忠。

我知道善良的人们不同意我用厌恶和可怖来形容他们，但我只能



想到这两个形容词。

半兽人温顺、善良，他们热爱赖以生存的土地，他们竭尽全力呵护这片土地和覆盖在这片土地上的所有生物。他们没有野心、没有争斗，但如果有人破坏、亵渎他们的家园，那么就会看见他们有一颗和他们的毛发一样坚硬的心，露出野猪似的獠牙，发出猛兽般的咆哮，任何人都会胆颤心惊。但是，令人无法理解的是他们太冥顽不灵，只会守护、纵容长期的痼习，不会开辟、前进。最成功的生物体是与时俱进的。时至今日，他们仍然罩着一块灰色的粗布，打开几个洞，让他们又圆又大的脑袋和又粗又壮的四肢解放出来——这就是令人厌恶的地方。如果不改变、洗涤自己的话，那就别指望黑暗和丑恶会被愤怒冲刷掉，会依然历历在目；更何况，丑和恶本就是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我们眼前，恶人猖獗，永无止境；恶人的卑鄙无耻令人多么难以忍受，但又是多么司空见惯！

衣衬褴褛的布忠族长用凶狠的目光与我对视着。

“您好，布忠族长！”我和颜悦色地说。

“进来吧。”半兽人生硬地说。

我走进房子里。木门又怪叫着关上了。

黄色的灯光照耀着房间，将桌子、椅子、床的破烂不堪显露出来。我扫了一眼这个了无长物的斗室，然后就被不愉快的谈话声，甚至可以说是争吵声吸引了。那是龙族的核心人物：龙瑀族长和龙盛長老。

“你还有什么可质疑的？”龙盛用不悦的口气说，皱着眉头，脸庞上岁月的印迹更加深刻，“木兹族长已经把所有的真相说出来了，这样还不能使你醒悟吗？”

“需要确凿的证据……”龙瑀回答，似乎在极力掩饰某种激动的情绪而使嗓音有些微颤抖，“这可是夺人心魄的魔药……实在太残忍了！必须要等检测结果出来。”



我也因恐惧而出现了无法抑制的颤抖。我紧盯着坐在阴暗角落里的木兹族长，希望从他那里得到解除恐惧的良方。然而，他却低垂着头，像个在忏悔的罪人把两只胳膊支在双膝上，双手像钳子一样紧紧地夹住自己的脑袋。

“已经不能再等了。明天财政部就要投入经费，后天太空部就要封闭训练，一个月后就要将那些孩子去送死了。你必须马上制止这一切。”

“我所认识的萧非不可能会是这样的人……”龙瑀喃喃低语，好似垂死挣扎的人在自我安慰，“这会引起大混乱的……”

“你所认识的萧非！”龙盛严厉地说，“哼！我所认识的龙族族长也不是你这样的！我所认识的自己也不是这样的！我所认识的世界也不是这样的！所有的一切都乱套了，我所熟识的一切都被颠覆了，因此，我就要颠覆自己去迎合。作为一个毫无魔力的人类，我有幸活了一百二十多年。一直以来，我以为我的人生轨迹是正常的，经历岁月洗礼的头脑是睿智的，突然有一天，某一时刻，这个睿智的头脑无法按照原有的轨迹运转了，就好像进入了死胡同，必须要后退才能找到出路。我已经年迈体衰，已经不能重新出发了。因此，我只能希望，甚至是奢望，我精心培育的新力量能够代替我继续开辟道路。可是，这实在是太可笑了！此时此刻，我突然发觉我是个可笑而可悲的人。龙盛，你活了一百多年，你什么时候看见过太阳不是为自己而照耀，月亮不是为自己而发光，小草不是为自己而成长……世间万物并不是呼唤出来的！我也只是在走自己的路而已，最后一丝力气耗尽时，那条路也就终止了。我很快就要和那些在战场上视死如归的士兵们一样化为尘土，我最后一丝力气不想为自己消耗，而是为那些不被当作生命对待的勇士们呐喊，仅仅只能呐喊：‘我们也想走自己的路！’二十年前我就极力反对联盟，反对战争。即使没有这颗魔药，即使她不是个残忍的人，你也没有